

廣弘明集

卷七

四百七十六
典七

51367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衢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廣弘明集卷第七

唐終南山釋氏

典

辨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陔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范縝

一篇看文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

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

及之濟負氣曰會盾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



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
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
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悒悒二
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
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
費太甚必為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
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
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闡豎以控權三
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荐食衣冠奔於江東
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
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
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絕俗固莫

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篡
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坑
儒士非關釋化禮崩樂壞未覩浮圖戰國無
主何關僧僞乃云綱紀之亂何能亂之夫婦
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濟極
言罔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必不會旨亦知
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
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
寄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濟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
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
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謔祭淫祀恐非聰
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
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
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
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粟蘋
藻杓祭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之
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惣
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慾於盛年長齋
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
中國所斥殺之荒囊以祛魑魅者也乃至舜

時竄檣杭於三峴左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
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
俱放於三峴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任葱嶺南奔又謂
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
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
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爲佛佛者
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
盛曹方尊姚石羗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
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梵也
西戎即叙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
讀三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

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
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
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
地心号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
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

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
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弥甚
達多投石難陔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
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
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
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
不存既歿踈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

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
腋而誕義出前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
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
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不
同梟獍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
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
門而云諸道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
護國示業難亡群典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
全會補帖成文斯曰有才不妨無狀

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
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
深知僧尼絕慾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

逆然不偶斷育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
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
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姪胡從何
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
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号爲漢地

今檢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都在
於京洛自餘矣楚末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
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心胡梵二種生生
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
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
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姪殺便是

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
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
大怪通人達士豈其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
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行姪殺子自是
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沉於三途
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無
慈又云於生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
抗大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螳螂有
拒輪之勇井蛙滯坎井之心哉

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
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財
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

六度檀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馱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遺如涕唾斯寶錄也況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虵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

虐主等稷契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
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恻以昏兇都奄
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
爲初帝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
點足可投俾獸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
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孔一人濫
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偽權實難分唯佛
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
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
衣頭陔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
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

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
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
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
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
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
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
德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
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
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
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
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閻
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

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
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得與波
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
辨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
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
迷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
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迷又云中華避役姦
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謹言誠非所解非避役
者堪能辨之尔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為務也
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
俗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濟又云涅槃闍王害父耆婆叙狀佛以理除
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
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啗害
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
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慙謝獲無
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
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
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
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
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
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

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
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
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
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
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
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
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夏僭擬皇
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日交納帛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
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
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

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
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
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
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
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
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
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
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
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
刹放充庭之鹵薄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
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
則比陳詞之呪史受觀施則等東帛之等差

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旣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僞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諂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之上事皆則濟之才

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開以備不虞擊捫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山宗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

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

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
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
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絜齋爲諂
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
不知岳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
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
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
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
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
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
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淫亂道

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
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
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蝼
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
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
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
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
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
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
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
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
知帝位之有由故嚮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

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旣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存好仇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圓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

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
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
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
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
士專迷亂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寡
代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曲餘
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
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
爲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
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
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

胡妖亂華皆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侈
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
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
鑊輒沐浴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得死陛
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
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
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
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
極多通贍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
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
林舉十統以縮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曄如

不可陷溺子。陶家素貧，煎投底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因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傅弈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高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伴，狂浪宕，周氏平蜀，因介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曾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蔭益無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

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
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
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
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覓像法而起九級連
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
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
以大慈爲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
泥木損傷有識瘞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曆
膺圖揔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
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
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

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嵩尚請造平
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
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
隍為寺塔即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
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
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
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
荒有歌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
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
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含生
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介夫妻乃和未能絕
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即色為空

非正智莫曉。即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高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搏瓦成日。爲草虫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爲。重物起。慈卽爲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

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惣是事意

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

勸行大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獠為民

勸人和合

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無軍人

勸立無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僧訓僧

勸敬大乘戒

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

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

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

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
紙大略以慈救為先禪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
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城寺有

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聖論

一云白
黑論

其

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
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塗同歸
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十九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
卓越不羣在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
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
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于相非毀歡
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
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
夷言道旣在華故爲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
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
未合意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号千稱終不
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
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
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
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
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冢
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魏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得邪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弊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旣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鹽粟

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稊苟有其誠
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初
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
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
農蚕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
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
純臣矣弈又何爲哉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
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
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
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

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苛
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
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
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許
弟槩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
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沉報冥冥
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群
畜愚叟奚以異哉

二十四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
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
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

糜費公私歲以巨万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
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
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
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
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
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
貴清靜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
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糺其糜費罷
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
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
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
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

云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
之而早戮自古咸介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
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
寶充仞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
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
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
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
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
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
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暗主也
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旣破帑藏充盈不
解身用銜紕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

既廢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
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
收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縑纊全希一旦
獲之填膏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
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
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旣破他他
亦破我自古恒亦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
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
守儉保素剋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
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
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
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薄隊

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
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号天
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
從万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移運徙隋高
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
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
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
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
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
而曰萬年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各倉稟
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
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

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
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減於萬何代不
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
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
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
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
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
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
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
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
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
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眞自外凡

鄙固非其務

第二十五唐傅奕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
入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
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
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
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
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
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
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
構精万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
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禮不婚夭
胎殺子減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違天地

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弈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慾無爲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

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介慾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
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弈出
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
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
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
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
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緇徒之軌也至如
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
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
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

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奔上事碎亂不經或
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万户州且存

一寺不足校也

一弈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万衆共結胡心
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万此亦
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

子帶甲鯁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

入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四千此國効之
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

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
甘泉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無
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
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
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
福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
焉品類區分昇沉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
亦迷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故
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
天堂我身白日昇如是乃非一迷天堂也不
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減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

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
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揆惣計諸寺
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万户州
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
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浹旬之間
宇宙廓清弈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時二衆不
滿七万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
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
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不
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
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凶非由事佛舜
旣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

誅一僧為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
明明作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無橫死
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綴鉢望中一食
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蚕
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是此

荀濟餘則鄙罵惡類廝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
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者

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
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
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
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大直奏事怕殺人今
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
擊鍾又言佛法妖僞勅示蕭瑀瑀曰傳弈非
聖人者無法弈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
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
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爲高識
傳云弈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
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万途可
悉弃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
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
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述
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伯也
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滂沱是何言
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
仍即目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
誑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
汙染頓尔沉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
評興云太半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

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

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蹟善後傅薛俱受官

傅鈞先亡蹟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

蹟問誰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傅馮長命又

夢在一處多見先亡長命問佛經罪福之事

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

佛死受何報荅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旦入殿庭見薛蹟說所夢蹟又說之二

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蹟即送錢付奕

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犁

中人也泥犁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

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中山海內而受苦也
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

典

盾鼻

尹土時反

檄

胡的反

悒快

反音

悒快

反音

悒快

俊

上式遮反

閹豎

侍上邑鹽反

謂之

音

樹內

控權

上苦貢反
下巨負反

鼎峙

上音

頂下

直里

反

立也

荐

反再

中壤

下汝兩

僻

反

貞槩

下古

篡

反也

奪

稽古

上音

重省

下唐

禘

祭名也

年一大祭日

禘

三親享

下許

兩反

欺誣

下音

無

温清

下涼也

犧粟

宜上

蘋藻

菜也

祭禮

水

杓祭

上音藥也

脫徒

反下

斤

藥也

荒裔

逝下

之方也邊鄙祛散也居反也
魑魅二土反田知反妖下眉

也竄擣杓時有倉筭反中徒刀反
二下吾骨反妖下眉

日窮奇四允姓緣音燉煌二皇字混沌二日
日氏西國音枝

訛轉和上愚戾也反上零帝曹直右反胤姚後音搖素

姓羌胡良上苦軌躅下車直欲反嗣也反胤姚後音搖素

反下也虛業殂在反姑反梟獍也上古堯反食母之禽

獸叛君背上音畔猥曲上烏每塘娘二郎草蟲也

井蛙下烏瓜反湫然容色變動也鳥鴨音扶也

瘡王正作虐魚却稷契下音薛殷祖也稊莠

酉並草名鬣彥反英髦俊彥也耕墾下音宏

大萌上惠反杯水字上孟讜言善言也朗反范縝下反

懲滅音澄也詛帝功上反側寓言馬上音租役上子胡替

擬上子念反轅音曆落也二六韜術下土刀反兵鹵簿字二

次音魯部車駕也享燕下於許兩反反讚下音賤也

旌旂上音精下附庸大國音容小國附侮慢也

劇增也逆反蓄憤下上房粉反積也擊檠下音

以作拚擊牧豎二字音目樹反怒也擊檠下音

蚊蚩下上音盲紊亂亦亂也昊天道反負丘類

上正望下遲一好仇下音文襄下息妄逞

下丑負智作上合奢侈下昌與觀也下音余喪車

空棺反邢肱上音形下縮之板上烏暉如上羽反投

也下卑二終窶下其王反浪宕下徒勸療下

巧反廕比音沛國上音劉璣下官反胡芒喬字

草音變亡脚覆也亡牝道下畜養萬物日母也以槐里回

懷二弗去
下反良
殫盡也
丹壘栗
上古
典反
下良

音角如蚕鹽栗
天藉神夜
反才
藁結
上古
老子
反下
牛

也子大宰而祭
天藉神夜
反才
藁結
上古
老子
反下
牛

衣鬣剃
反上音坤
下他第
炫惑
縣音
紕繆
反上
反下
悲

反幼也
苛察
煩上音何
大魁
回反
苦
縻費
下上
密碑
反反

負圖
作上
正負
紕
反俱有
溢
夷一
反隴
反勇
淆亂
戶上

交反
識詞
禁上
楚帑
藏上
他朗
反下
去
銜
紕
音下

雜也
繩宥
之救
上音右
練續
貯金
帛反
之下
去
銜
紕
音下

簿魯部
二襁褓
祿
織上
居兩
反下
音小
兒保
衣也
襁褓
祿

隋帝
音隨
煬帝
隋上
余向
反帝
郊壘
水下
呂兒
於背
上襁褓
祿

下音
殿地
倉廩
錦下
呂糜爛
碑上
密百
辟亦
下必
反渠

也百官
黔首
上巨
兼反
庶民
尚殞
反下
羽敏
婉變
紕上

阮反
美反
好下
之
白
轉上
伉儷上
麗上
苦浪反
下音
冠履下
音

也
鰥夫
無妻
曰頑
反
籍佛
亦反
才
詛我
助反
上之
課造

和反
苦
須覈
反
考
隔
飄飆
下音
搖
反
除盪
下音

淡旬
反
上子
叶
市廛
連
反
蕭瑀
下音
駁
反
必
角
鳴

推
追下
反
直
撞擊
江上
反
直
涕泗
泣體
淚四
也二
音
滂施
上音
反

何下
徒
薛蹟
下助
反

